

唐陸宣公翰苑集

卷一
五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八

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

汪梧鳳在湘

參訂

方矩晞原

涇陽柏森子餘校刊

中書奏議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唐書陸贄傳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

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贊秉政始請

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

詔宰相自擇

贊奏言云

今日十七日

貞元八年

顧少連延英對迴

續通典唐制內中有公事商量卽降

宣頭付閣開延英閣門翻宣申中書并勝正衙門如中書有公事敷奏卽幸臣入勝子奏請開延英只是宰臣

赴對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

云諸司所舉

通鑑本注諸司卽謂臺省長官

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

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

任諸司者臣以闇劣

魏書張袞傳臣雖闇劣敢忘前志

謬當大任果速

官謗

左傳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林注當官不能其職則謗譏繁典故云官謗

上貽聖憂過

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

不敢對眾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

隱

庾信進玉律稱尺斗升表仰稟聖規參詳神思

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

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

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

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

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

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

其僞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

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

代有鄉里舉選之法

通典周制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

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曰造士大

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

賢者及鄉老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

天府藏於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在其職也則鄉大

夫鄉老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

辨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與奪

而貳於中司士掌其板而知其數論定然後官之任長

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擇材取士如此之詳也長

吏辟舉

一作

之制

文獻通考注漢制其州郡佐史自長史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當時如杜

喬則楊震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唐制採訪節度官屬

自判官以下得自辟舉未報則稱攝已命則同正當時

如杜甫則嚴武所辟韓愈

所以明歷試廣旁求

書旁求俊又啟

則董晉所辟他皆類此

迪後

敦

文獻通考作證

行能息馳騫也

爾雅騫務強也注馳騫事務皆自勉強劉峻廣

絕交論馳騫之俗澆薄之倫

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慎柬乃寮

冏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

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

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

綱目集覽公府謂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府竹南漫

錄漢時司徒司馬司空稱三公又稱三府府得自辟除也

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

文獻通考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

選入之初雜居三

署臺省有闕卽用補之

通典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

秦官無員多至千人皆掌門戶出充車騎故卿校尉牧守待價於此公車特徵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

揀曹試博士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者亦充茲位

也魏晉已後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晉書職官志靈帝以

侍中梁鵠爲選部尙書及魏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

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尙書

中外品員多所啓授晉書山濤傳濤爲吏部尙書每

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眾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諧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

用人惟才不遺疏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眾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

山公啓事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尙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

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以

下悉委

通鑑音注黃散謂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侍郎也

蔡廓猶憤恚以爲失

職遂不之官

宋書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因左丞傅隆問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

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曰黃門以下悉以付蔡自此以上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紙尾是則黃門散騎侍郎

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臺司此其明

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

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沈括

筆談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階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旨授者

蓋吏部銓材授職

一作署職

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

而不可否者也

通典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

史之在京師者冊授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勅授凡制勅授及冊拜皆宰

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凡旨授官悉由於尚書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

銓選通鑑本注六品已下告身皆畫聞字

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

格限

通典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眾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為司列少常伯

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昇降以為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元宗開元中行儉子光庭為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三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復作循資格官為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選高官少選賢愚一貫必合乎格者乃得銓授自下昇上有限年躡級不得踰越久淹不收者皆荷之謂之聖書雖小

自起居

唐書百官志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通典

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今起居之本王莽時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職唐貞觀二年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

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

通鑑本注言起居郎舍人拾遺補闕及御

史皆由吏部奏擬選須絹翻綱目集覽選曹選去聲猶漢之選部也注銓曹事銓綜之例著在

格令

晉書山濤傳論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又良吏傳序蒞職者爲身擇利銓綜者爲人擇官

至今

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

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

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

左傳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

也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眾之道益微進善

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

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通鑑音注顏師古注曰陵

邱陵也陵遲言如邱陵之逶遲稍卑下也又日陵夷夷平也言其頽替若邱陵之漸平也又人物衰少

居常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

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通鑑音注待罪

者謙言也謂身居其官而不稱職則將有瘝曠之罪故謂居職為待罪西都之臣率有是言惟懷竊

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

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啟至公之門易按茅茹以令職其彙征吉

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

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

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

凡是百司之長

通鑑音注諸司長官省寺監之長也

兼副貳等官及兩省

供奉之職

通鑑音注兩省以中書門下言也兩省官自左右常侍以下至遺補起居郎舍人皆供奉

官也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

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

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眾以公

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

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

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

史記魏世家文侯謂李克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

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橫二子何如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

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

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

杜田正謬漢建尙書

百官府曰南宮蓋取象天官書南宮朱鳥猶唐以中書省爲紫微尙書省爲文昌之類後漢鄭宏爲尙書令前後所陳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宮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以爲故事蓋南宮猶言南省也

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旣不

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滕口

易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疏滕競與也所競者口無復心實故云滕口說也

上頰聖聰道之

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

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
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
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旣得
其人慎謀其始旣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
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旣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
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
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
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
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

禮記王中心無所
爲也以守至正

謂聽言考實者虛受廣納宏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
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
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
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
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迹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爲惡之
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卽得其實又察以情旣盡其情
復稽於眾眾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
或矯誣亦寘明罰

書矯誣上天左傳晏子曰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

夫如是則

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

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

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

老子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恆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啟霸圖問管仲以害伯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伯也任賢不能固害伯也固始而不能終害伯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伯

也

說苑桓公曰何如而害伯管仲對曰不知賢害伯知

而不用害伯用而不任害伯任而不信害伯信而復

使小人參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

其意性儉邪趣尙狹促以沮議爲出眾以自異爲不羣
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
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
硜硜淺近不克宏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尙憂其害
伯况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
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
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

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通鑑

本注謂反坐以罪也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

經漢書尹翁歸傳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中說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眾

夫為政而何有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

通鑑本注主名告主之名也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負人何

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并自揀擇不

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通典宰相自先天之前其

員頗多景龍中至十餘人開元以來常以二人爲限或多則三人天寶十五年之後天下多難勳賢并建故備位者眾然其秉鈞持衡亦一二人而已通鑑貞元九年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爲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秋七月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人之所知固有事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

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敷以暗投通鑑本注公私

明闇以相形而文理自見此作文之法然明揚二字本之虞書闇投二字本之漢書作文又不可無來處近世教人爲文者類此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文詎止於此而已

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

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

又將徇浮言

書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

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

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

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

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一作慎擇焉恐不如委任

長官謹東寮屬所東旣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

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

皆是當朝高選一作久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

乎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

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

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

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

謹按通鑑作行舉頓殊音注行舉者臺省

長官舉之宰相行之

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

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察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

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

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

通鑑本注庶長

庶官之長也

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

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

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
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於周行
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
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

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

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

淮南子有道之主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

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
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
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課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

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
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
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
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
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
后踐祚臨朝則天謂武后也唐書后妃傳后崩遺制稱則天大聖皇太后欲收人心

尤務拔擢宏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

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

通鑑綱目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

讀史管見女而自媒求貞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輕之武后之詔不足論矣而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也

乃引以爲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爲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所薦

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

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

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文獻通考注太后不

傑自爲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

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實材真賢故當時有把椎盪脫

之語而一時所得如姚崇宋璟輩皆足以建開元之太平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

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厯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

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

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

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

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

抱樸子生瘡痍於玉肌張衡西京賦所惡成瘡痍注瘡痍謂癩

痕也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

文獻通考注德宗猜忌用

人太精東省閉閣累月南臺惟一御史

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

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

書曰慎簡乃寮

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

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

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

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

通鑑子思

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

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

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
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湯墨求諸物議孰免譏
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曰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君子小人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
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
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
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

漢書游俠傳序

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人物志無恆依似
皆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概也及

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
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
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
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
切言固非爲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
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通鑑上竟追
前詔不行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通鑑貞元八年
秋七月河南北

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
餘人通典唐開元禮皇帝遣使賑撫諸州水旱
蟲災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使者未到
之前所在長官先勤集所部僚佐等及正長老

人本司先於廳事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便次南向又於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位東向大門外之南設長官以下及所部位重行北向西上於廳事之庭少北設使者位南向又於使者位之南三丈所設長官位北向其部僚屬則位於長官之後文東武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爲首正長老人則位其南重行北面西上使者到所司迎引入便次長官及所部嚴肅以待正長老等竝列於大門外之南重行北面西上至時使者以下各服其服所在長官及所部僚佐亦各服公服行參軍引長官以下出就門外位立司功參軍引使者就門外位立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史二人對舉制案列於使者之南俱少退東向行參軍贊拜長官及所部在位者皆再拜行參軍引長官等以次先入立於門內之右重行西面司功參軍引使者入幡節前導持案者從之使者到庭中位立持節者於使者東南西面行參軍引長官以下俱入就庭中位立

定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
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行參軍贊
再拜長官及諸在位者皆再拜使者宣制書訖
行參軍又贊拜長官及諸在位者皆再拜行參
軍引長官進詣使者前受制書退復位訖功曹
參軍引使者以下出復門外位行參軍引長官
及諸在位者各出即門外位如初行參軍引使
者以下還便次長官退其正長老人等任散

右頻得鹽鐵轉運

陸發運使蓋使名之起開元二十一年

裴耀卿以待中充江南淮南轉運使崔希逸蕭旻為
副蓋副使始此天寶以韋堅充句當轉運使第五琦充
諸色轉運使劉晏充諸路轉運使其後韓滉杜棕杜讓
能崔昭緯皆以宰相充使而諸道分置巡院皆統於此

及州縣申報霖雨為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泛漲或谿谷
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

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臺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
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
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慚惶所以黽勉在躬不敢頻煩
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尙謂詢問來人
所損殊少卽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以來更審借

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

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諂揣所悅意者則侈其

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恆病於斯

通鑑本
注制備

謂隨事爲之
制而豫備也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

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
之事縉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尙且相媚況乎事或
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
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
詐欺大明照臨天下大幸也

禮記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晝若日月之照臨光於

四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

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

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

通鑑音注天門九重人主

之門亦曰九重所謂禁衛九重虎豹九關皆言九門也雖恆處安樂而憂及困窮

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又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

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支均也故時有凶害而

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禮記天聽自我民視

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

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禮記耐以天下爲一家以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

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

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

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況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

恩復除自當准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
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
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
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
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
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酌之惠存者霑煦嫗
之恩霈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
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倘蒙
聖恩允從卽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

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

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

左傳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事或愆時人必罹

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且隰水潦夏

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禮記月令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

注申之氣乘之也又季夏行秋令則且隰水潦注戌之氣乘之也又孟夏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

城郭注亥之氣乘之也

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

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

指實

參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

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

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疹
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觀
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綱目八月遣使宣撫諸道綱目發明

曰此亦可謂得救災之意矣是時陸贄當國故其所行如此德宗猶以恐生姦欺爲言向非贄委曲開諭帝亦未必能從然則欲考相臣之事業者當以其時所行之事觀之則得矣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
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
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

張衡東京賦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注隍城下坑無水

者故夏禹泣辜

通鑑前編帝巡狩出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

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殷湯引罪蓋

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恭是由教化未至

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污染淮甸職貢廢闕

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

魁

通鑑本注渠大也魁率也

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

亦有足哀傷儻宏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

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旣同朝廷弔卹或異是

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讐恐

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乞糴於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
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丕豹則請因
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
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於晉晉大
夫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
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
虢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
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

事在左傳僖十三年十四年十

五年終於秦繆霸強晉惠擒辱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以

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卹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薦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爲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政儻又難於用

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

則攫搏

左傳困獸猶鬪淮南子熊羆之動以攫搏

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

危迫

一作

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

左傳管仲曰招攜以禮

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

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通鑑注

後漢末曹操避董卓之難閒行東歸過故人呂伯奢伯奢出五子備賓主禮操聞食器聲以為圖己手斂殺八人而去既而懷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讀史管見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則未有知反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大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輿之學其真洙泗之徒與(通鑑本注)反曹操之言則有帝王氣象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凶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輸有闕遂令施惠不

均責帥及人恐未為允伏惟聖鑒更審裁量其所擇諸

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通鑑)八月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撫諸道水災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唐書)方鎮表天寶十載置安南

管內經略使領交陸峯愛驩長福祿芝武義演
武安十一州治交州地理志安南中都護府本
交趾郡國史補南國船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
廣州師子國船最大梯而上下皆積寶貨有蕃
長爲主領市舶錄劉向曰船深五十餘肘西域
以肘爲度綱目集覽蠻夷汎海舟曰船於海濱
置吏以稅海商名曰市舶又後漢桓靈時凡詔
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敕號曰中使文選注
天子私使
曰中使

嶺南節度經略使

晉書地理志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
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唐書方

鎮表至德元載
置嶺南節度使

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

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

臣使司同句當

通鑑音注唐置市舶使於廣州以收
商舶之利時以宦者爲之船音白庶

免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

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

唐書地理志廣州南海郡中都督府一統

志廣州春秋爲南粵地秦於此置南海郡漢屬交州刺史三國吳遷交州治龍編而於此置廣州

俗號

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

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

謹按通鑑作招攜失所音注言所以招攜

離者失其道也

曾無內訟之意

通鑑本注論語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

自訟者也 注云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櫝中是將

誰咎

通鑑本注用論語孔子之言寶龜寶玉皆櫝藏之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也

珠飛境

外謝承後漢書孟嘗爲合浦太守郡境舊采珠以易米食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

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
行化一年之閒去珠復還

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

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况又將蕩上

心

禮記月令毋或作
爲淫巧以蕩上心

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

於朝廷黷污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
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
皆有令式恆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
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
望押不出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通鑑音注沈存中曰
唐故事中書舍人職

掌詔詰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本為宣此宣謂
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
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
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也余謂宣者因奉宣上旨
而得名或以口傳為宣或以行文書為宣口傳為宣多命中臣

右緣班宏喪亡

通鑑貞元八年秋七月甲寅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

臣今日面

取進止今當此選總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會

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

淮南未可移動

唐書地理志淮南道蓋古揚州之域方鎮表至德元載置淮南節度使杜佑傳

建中初出為蘇州改饒州俄遷嶺南節度使召拜尚書右丞俄出為淮南節度使謹按佑節度淮南史失載年月惟宰相表載貞元十九年三月淮南節度使杜佑檢校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此云淮南指謂杜佑則佑

節度淮南在貞元八年之前矣。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

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

晉書安平王孚傳：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

當今所切常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

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

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

唐書百官志：戶

部侍郎二人

正四品下

通典注

戶部侍郎蓋周官小司徒中大夫，頗同其任。後周依周官，今侍郎則隋煬帝置。

民部侍郎唐因之，後改曰戶部。通鑑音注：唐自中世以後，天下財賦皆屬戶部度支鹽鐵，率以他官分判戶部。

侍郎判戶部，乃得知戶部一司錢貨穀帛出入之事。

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

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

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

以為無易於此希顏適宜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

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唐書百官志司農寺少卿二人從四

品上通典司農卿秦為理粟內史掌穀貨漢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掌九穀六畜之供

膳羞者凡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皆屬焉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令判

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

實司理本通典周成王參考殷官制為周禮以作天地四時之名謂之六卿立天官冢宰掌邦治地

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刑冬官司司空掌邦事各有徒屬周於百事

冢宰制國用量入為出禮記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

入以爲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周禮地官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二

曰以陽禮教讓三曰以陰禮教親四曰以樂禮教和五曰以儀辨等六曰以俗教安七曰以刑教中八曰以誓

教恤九曰以度教節十曰以世事教能十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今之度支兼

此一柄通典注按今戶部之職與地官之任雖亦頗同若徵其承受考其沿革則戶部合出於度支度

支主計算之官也會計之任本出於周禮天官之司會云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

懋遷書懋遷有無化居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

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

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

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獨有識深鄙兼爲流

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

晉書文苑傳架彼
辭人共超清貫

更居要

重必敦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

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

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

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

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卽合假滿待其朝謁

乞更參詳

通鑑考異舊憬傳曰憬與陸贄同知政事贄
時久在禁庭待承恩顧以國政爲己任纔周

歲轉憬爲門下侍郎憬由是深銜之數
以目疾請告不甚當政事因是不相協去邪勿疑天下

幸甚謹奏

通鑑上不從己未
以延齡判度支事

論齊映齊抗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映替李衡緣江南與湖

南接近齊映齊抗既是當家同任方面

後漢書馮異傳受任方面以立

徵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映齊抗同姓別房

謹按唐書宰相

世系表齊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孫呂尙後封於齊因以爲氏漢有平敬侯齊受傳封四世居高陽晉有武邑侯齊玳抗玳之後也又有瀛州齊氏曰齊玳者映玳之子也同姓別房猶言同姓不宗既非五服之

親則與眾人無異

禮記大傳疏同承高祖之後爲族兄弟相報總麻服盡於此親兄弟期一

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爲四世而總服盡也五世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不服袒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謹按儀禮喪服五服斬衰一齊衰二大功三小功四總麻五也其經皆去五分一以

爲帶而卽以斬衰之帶爲齊衰之經大功小功總麻皆準此爲殺故鄭注云以五分一爲殺者象五服之數也

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臯李兼鄰接方

鎮今之韓潭全義韓全義也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爲慮

但以中朝要職漢書劉輔傳注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

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又尙書常若乏令僕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

人至如映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謹按謂中書門下兩省也顧炎武日知錄

閣夾室也以板爲之後乃廣之爲樓觀之通名如石渠天祿麒麟之類然西京但有閣而未以爲官曹之稱至

後漢始謂之臺閣三國志評曰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裴松之注引魏略曰薛夏爲秘書丞嘗以公事移蘭

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爲不得移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秘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

唐書職官志光宅元年改中書省爲鳳閣垂拱元年改門下省爲鸞臺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爲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臺閣之稱固本之漢人也臣等先請授映禮部聖旨令且向外

商量倘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

敏罕儔掖垣之駿議司言漢雜事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

表四曰駁議駁者執意不回猶色之閒雜南宮之掌賦承轄通典尚書省亦謂之省臺都堂

居中左右分司左丞掌轄吏部戶部禮部十二司事右丞掌轄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事俾居其任

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

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通鑑音注自唐以來率以奉聖旨爲奉進止蓋言聖旨使之進

則進使之止則止也程大昌曰今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之或畱或卻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爲

奏議一 柏經正堂藏書

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槩謂有旨為進止如玉堂宣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

詞何否之宜為疑並五

首請富本恭榮或抵觸風俗賦應問察言辭行並亦所

一而事小志奉神宗詔既而工將十二日奉

中文字亦不介行字

不問前也之問

四口與前無異

南宮之字無本詳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八終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九

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

汪梧鳳在湘

參訂

方矩晞原

涇陽柏森子餘校刊

中書奏議二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

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

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爲

憂勤可謂至矣

詩序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其爲資費亦已多矣蓋以

安人固國

國語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鄰

不憚煩勞此誠慎慮之深者

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

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

闕相繼於朝儻遇水旱爲災粟糴翔貴凶醜匪茹

詩獫狁匪

茹注茹度也

寇擾淹時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

眾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

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

爲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

能守也

前漢食貨志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不能守也注師古曰八尺

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池城邊池也以沸湯爲池不可輒近喻嚴固之基

故晁錯論安邊

之策要在積穀

前漢食貨志晁錯說上曰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

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

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於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級

數爲

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

前漢趙充國傳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

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

千六百九十三斛菱粟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
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
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戎易以計破難用兵
碎也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
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
材木大小六百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畱弛刑應募
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分屯要害處冰解漕
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解
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
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
金城郡益積大費又謹歷代制禦四夷實一作爲
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

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責

一作貢

其謀攻守異宜盛

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

左傳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

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

續通典史臣曰營田之名蓋緣邊多隙地

蕃兵鎮戍課其播殖以助軍須謂之屯田其後中原兵興民戶減耗野多閒田而治材賦者如沿邊例開置名曰營田行之歲久不以兵乃招致農民強戶謂之營田戶復有主務敗闕犯法之家設納田宅亦係於此自此諸道皆有營田務仰給於度支者尙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

艱險運米一斛達於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

其半

唐六典驢載每馱一百斤其脚直一百里一百文山阪處一百二十文驢少處不得過一百五十文

平易處不得下八十文犯雪霜皸瘃之苦

前漢趙充國傳將軍士寒

手足皸瘃注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音竹足反

冒豺狼剽掠之虞

四時之閒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

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

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

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啟敵納侮之禍書

啟寵納侮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此為制備之規臣竊謂

疎矣頃者吐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

相繼淪陷通典朔方郡西至五原三百里戰國時屬秦為上郡漢武取河南地為朔方郡晉亂後夏

赫連勃勃建都於此後魏置夏州通鑑音注五原縣屬

鹽州武德初寄治靈州故地為突厥所居唐書吐蕃傳

吐蕃攻鹽夏刺史杜彥光拓拔乾暉不能守悉其眾南奔虜遂有其地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正殿痛自咎
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辭其事未遑足為深戒昧

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

唐書德宗紀興元元年六月甲辰朱泚伏誅貞元二年

八月丙戌吐蕃寇邠寧涇隴四州九月乙巳寇好時十

一月辛丑吐蕃陷鹽州

十二月丁巳陷夏州 戍卒未多邊農尙寡今則甲兵

大備稼穡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

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

通鑑貞元八年夏四月壬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

渠敗營田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吐蕃乃退 禦則寡力守則乏

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爲之請罪陛下爲之軫憂

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

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

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
之危其爲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
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
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矣其所謂歸
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斂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
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
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恥而揚威
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旣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
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

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

通典監軍漢武帝置唐開元後並以中官爲之謂之監軍使

學衍義補唐末時諸節度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弱者使就戰故每戰多敗

皆承別詔

委任分鎮互千里之地莫相率從分邊列十萬之師不

設謀主

左傳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

每至犬羊犯境

晉愍帝檄石虎

敢率犬羊渡河縱毒又晉史論犬羊之侶

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

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

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

夫將貴專謀軍尙氣勢

周禮春官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注貉師祭也於所

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倍增也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

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

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

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

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荀子夫仁人之

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然後可以扞

之衛父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

寇讐護眈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惟務擇人而任之則

高枕無虞矣楚辭堯舜皆有所舉任兮吐蕃之比於甲

國眾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

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眾合併

唐書其蕃傳

兵法嚴而師無餽糧以鹵獲爲資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

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

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

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

邊兵眾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

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

通鑑本注此李泌所行之法也

謹按通鑑貞元三年上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奈何對曰今吐蕃久居原會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黨項以市之每

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治鑄農器糴麥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卽命行之大學衍義補唐貞元中詔京北府于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疆官先給價然後收納續令所司自嚴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賒於時價或先斂而後給直追集停攤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忻便樂輸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宏久遠之謀守之有恆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犁牛自然

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

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征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史記吳王

傳卒踐更輒與平賈注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

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

者正卒無常人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欲雇更錢者

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

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

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

戍者是為過更此漢初因秦法果能用之足為長算既

而行之後改為謫乃戍邊一歲

而有司隘吝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

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

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

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
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
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欲勸農而
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
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絺紵充直窮邊寒_{左傳涸不}
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

高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胥吏之手

周禮天官宰注胥讀如譖謂其有

才知爲什長綱目集覽胥給徭役者吏掌書者

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僞應之

度支物估轉高

通鑑本注估音古價也

軍郡穀價轉貴遞行欺罔

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

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

恤農人之勤苦

通典初隗囂軍中當置軍師至魏武帝又置師官四人晉避景帝諱改爲軍司

凡諸軍使置之以爲常員所以節量諸宜亦監軍之職也

雖設巡院使相監臨

通鑑本注

元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勅遠處州使率情爲法臺司

無由盡知轉運使度支悉有巡院委以訪察當道使司

及州縣有兩稅外推率及違格勅文法等事狀報臺司

蓋劉晏始置巡院自江淮以來達於河渭其後遂及緣

邊諸道亦置之既失綱條書若綱在綱轉成囊橐漢書張敞傳劉調等通爲

囊橐

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

通鑑本注困倉皆以藏穀圓曰困方曰倉計其

數則億萬有餘

詩萬億及秭禮記內則篇鄭注萬億曰兆者依如算法億

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其大數以萬爲等萬至萬是萬萬爲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通鑑音

巡屬諸州以節度使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春秋桓三

年冬有年宣十六年冬大有年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

喜書也穀梁疏凡書有年者冬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儉安若遇歲儉兵興則

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畜斂乖宜此

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

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緣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

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尙日不

暇給班固兩都賦序大漢初定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歎食之詞穡

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

凶災流行播殖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

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

理貴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

司以經費無餘通鑑音注經費謂國之經常調度其事復寢臣謬當任

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

憂虞夙夜疾心盡如焚灼詩憂心如惓疏如被火之燔灼輒復效其鄙

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稅賦不費官錢

奏議二 柏經正堂藏書

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惟於漕運一事

續通典
武德永

徽之後善行本薛大鼎褚朗皆言漕運未能通濟後監
察御史王師順請運晉絳之粟於河渭之間始置渭橋
倉開元初李傑爲水運使始大興漕事十八年裴耀卿
以言漕運拜江淮轉運使以崔希逸蕭炆爲副轉運鹽
鐵有副使自此始肅宗初第五琦以錢穀見始置江淮
租庸使乾元初加鹽鐵使始大興鹽鐵法就山海井竈
收權其鹽立監院官吏至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
劉晏始以鹽鐵兼漕運

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

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既

無失於舊規大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恆數圖慮至熟

更無所妨謹具揚推上陳

前漢敘傳揚推古今注師古
曰揚舉也推引也左傳蜀都

賦請爲左右揚推而陳之注劉曰韓非有揚推篇善曰慎計淮南子注曰揚推粗略也惟陛下

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湊綱目集覽輻輪轆也凡輪

有三十幅共湊於一人眾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糧

穀以喻四方皆來文獻通考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糧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

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府兵之法漸壞

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是以有李傑裴耀卿講論漕

運不得不詳大抵兵與漕運常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

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通鑑音注唐自中世以後貢賦皆仰東南

冒淮湖風浪之險沂河渭湍急之艱山堂考索唐漕制凡陸行之程馬日

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

沂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沂河四

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
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轉運徵斂送納
皆準程節其遲速其三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
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

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

斛錢

玉篇斛俗斗字後漢仲長統傳令畝收
三斛斛取一斛管子乘馬篇六步一斛

運一斛米

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
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
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
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
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

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

通鑑本注毛晃曰倉有屋曰廩

食有餘而財不

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

綱目集覽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行如泉也故

周有泉府之官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之流布民間

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

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恆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

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

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豐殷祿食所頒

給用亦廣

唐書食貨志自開元後置使甚眾每使各給雜錢宰相楊國忠身兼數官堂封外月給錢

百萬幽州平盧節度使安祿山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兼使所給亦不下百萬十四載兩京九品以上月給俸加十之二同正員加十之一兵興權臣增領諸使月給厚俸比開元制祿數倍 所以不計糜耗

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

唐書食貨志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

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

函脚營審之名民間傳言用

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 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

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

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

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

餒殍相望唐書食貨志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

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

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 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

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 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

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

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毗庶匱乏流

庸頗多

通鑑音注流謂流徙庸謂庸雇

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

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

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

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

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

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

文其米既糙且陳

通鑑本注米僅剝穀爲糙

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

司月佑

唐書百官志兩京諸市署令一人從六品上丞

二人正八品上掌財貨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偽輕重市肆皆建標築土為候禁摧固及參市自殖者

有果毅巡邏平貨物為三等之直十日為簿
通鑑本注

今之市令亦月具物價

低昂之數以聞於上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

耗其九而存其一

通鑑本注以江淮之米合運漕之餽直率一斗為錢三百五十而京師米

價斗止三十七錢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

耗其九而存一也

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

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

通鑑音注河陰縣東魏置屬洛陽郡北對河陽岸

地志今鄭州河陰縣本漢平陰地在洛州洛陽縣北其中減四十萬石畱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畱貯太原倉

綱目質實太原倉在河南府陝州西南六里隋初所置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

輸納唐書食貨志開元二十一年元宗將幸東都問京兆尹裴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

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

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元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

倉鑿三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

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蓄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

薦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

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唐書食貨志崔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顓利罔上乃奏

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

奏議二 柏經正堂藏書

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
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
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
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
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
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
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

停減

通鑑音注節級猶
今人言節次也

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

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
倉還復畱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
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
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
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

史記

平準書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

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

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類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令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令量定所糴佑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已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

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
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
久必生弊經略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
近利隳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
是期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
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
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
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
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

四十萬石至東渭橋

雍錄東渭橋在萬年縣北五十里灃水合渭之地一統志渭橋有三

中渭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五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

秦始皇作離宮於渭南北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

渡以法牽牛東渭橋在西安府東北五十里漢高祖造

以通櫟陽之道西渭橋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故長

安城西漢武帝造跨渭水以通茂林以其對便門故亦名便橋唐時名咸陽橋

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

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

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

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

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

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

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以上用利農人

通鑑本注增價

以糴以利農

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

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尙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

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

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初糴之數

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邠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

良原

九域志良原在涇州西南六十里續通典隋分安鶉鰲置良原縣西南三十里有良原因名

長

武

通鑑音注

邠州宜祿縣有長武城時郭子儀遣李懷光築長武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通道吐蕃自是不

敢輕犯續通典長武鎮在鳳翔府麟遊縣界西至涇州四十里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

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

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

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

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

畱充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通鑑音

謂僦人負荷有雇脚之費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絕綿四色卽

作船般送赴上都通鑑本注純繪之似布者今邊地早

寒斂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卽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

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純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

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

韻會堡音保堡

障小城也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

月令穿寶窖注入地圓曰寶方曰窖史記貨殖傳宜

曲任氏獨窖倉粟

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絕

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並收貯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儲既富邊備自修以計

則有齎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

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

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

後漢仲長統傳百家言政者尙矣夫略歸

乎寧固根柢革易時儆也

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

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

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

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閒此蓋天錫陛下攘我狄而

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

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蠢爾凶醜自當畏威縱迷款塞之

心前漢書宣帝紀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注師古曰款叩也又本始二年詔曰款塞來享注應劭曰皆

叩塞門來服從也必無猾夏之慮劉仲達鴻書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

之書云蠻夷猾夏取此義伏惟少畱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

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

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食

志帝乃命度支增糴粟三十萬斛然不能盡用贊

議通鑑九月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邊備浸充音注

考異曰實錄云凡積米三十三萬斛按陸贄論守備坐

致邊儲數餘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又云更經一年

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蓋實錄

所言今年之數贄狀通計來春也

商量處置寶參事體狀

通鑑初寶參為左司郎中李異出為常州刺史及參

貶郴州異為湖南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寧

遺參絹五十匹異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

參陸贄以為參罪不至死上

乃止既而復遣中使云云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其卿等商量寶參事卿等所奏

雖於大體甚好

史記汲黯傳治務在無為而已宏大體不拘文法

然此人交結

中外意在不可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

量又聞竇參在彼處

通鑑貞元八年夏四月乙未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竇參爲郴州別

駕

亦共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

宜卽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

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

憤內絕狐疑

離騷心猶豫而狐疑注狐多疑而善聽河水始合狐欲渡必帖耳先聽無水聲而後

過故人過河水者要須狐行然後敢渡因謂多疑者爲狐疑也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

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

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

不分明

通鑑綱目初劉晏爲吏部尙書楊炎爲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卽位晏久典利

權眾頗疾之風言晏嘗默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爲后楊
炎因言晏與黎幹同謀崔祐甫言此事曖昧况已更大
赦不當復究炎乃建言尙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
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
罷晏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
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密
遣中使益殺之通鑑劉晏死李正己等
之天下冤之益懼相謂曰我輩豈得
與劉晏通鑑本注損累不
比乎曖不明貌

輕事例未遙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

綱目集覽鈞陶瓦輪也其中旋

轉者取周回調均之義軸車軸也所以持輪者鈞軸皆
在物之要者故謂宰相秉鈞當軸言其居中用事也

頗怙恩私貪饕貨財引縱親黨

唐書竇參傳參無學術不能稽古立事惟樹親

黨多所詗察四方畏之於是淄青李納厚饋參外示嚴
畏實賂帝親近爲閒故左右爭毀短之申其族子也爲

給事中參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爲喜鵲帝聞以戒參且曰是必爲累不無他惡帝曰而雖自保如外言何參固陳丐此則朝廷

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

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凶險之意尙昧

結構之由況在眾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

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

唐書百官志九曰推鞠得情處斷平允爲

法官則恐難定罪名乞畱睿聰更少詳度寶參於臣素

分陛下固所明知

唐書寶參傳初陸贄與參不平吳通元兄弟皆在翰林與贄軒輊不得申

鼻嗣號王則之與通微等善遂共譖贄帝得其有伺願
姦逐申爲道州司馬不浹日貶參郴州別駕

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刑不濫

於清時

曹植文清時難再

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

誠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通鑑貞元九年三月更貶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流上又命理

其親黨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據

事不曖昧

晉書杜預傳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

只緣連及處多不

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若謂恐事體不穩卽且流貶向

絕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

通鑑竇參

陰狡而懷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
申招權受賂上頗聞之左金吾大將軍虢王則之與申
善上皆察知其狀貶則之
昭州司馬申道州司馬又並微細不比竇參宜更商

量處置其竇參等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近宜
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移
向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宏務全
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
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榮寶
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
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

通鑑本注首謂爲頭者從謂
隨從者爲首者重隨從者輕

參旣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
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寶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
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
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尙
未究端由

唐書寶參傳帝又欲殺申則之及屬人榮贄固爭

如據比來所行必

應不至凶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寶榮更貶
遠官寶申則之並除名配流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

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

魏志董昭傳竊見當

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
士不以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

苟無高節

出眾何能特立不羣

前漢景十三王傳贊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張衡賦

何孤行之犛犛兮子不羣而介立

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

孰敢不從或游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

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恆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

甚與親交安可悉從貶累況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是

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

謹按連坐猶緣坐也胡三省曰緣坐者緣親黨而坐罪也

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者再責竇參特緣別有結構陛

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

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洶洶殊

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爲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通鑑上又欲籍其家貲費云云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賊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竇參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句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

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惟有兩科一謂姦贓一謂叛

逆

通典十惡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恭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

不義十
曰內亂

皆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冤法寺論罪

會府覆奏掖垣參詳

唐書刑法志初太宗以古者斷獄訊於三槐九棘乃詔死罪中書門

下五品以上及尚書等平議之百官志刑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凡鞠大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寺

卿爲三
司使

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於天子

禮記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

命三公
參聽之

其有抵於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

通鑑音注唐自承徽以後

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司官雜按謂之三司又詔中書鞠之

猶三五覆奏庶或宥

之

唐書刑法志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臣張蘊古以爲好德病狂瞽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

紀勅蘊古相州人好德兄厚德方爲相州刺史故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

卽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尙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疏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 聖王愛人恤刑

乃至如此精慎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

唐書百官志凡反逆相坐沒其家配官曹長役爲官奴婢一免者一歲三番役再免爲雜戶亦曰官戶二歲五番役每番皆一月三免爲良人六十以上及廢疾者爲官戶七十爲良人謹按沒者籍沒也通鑑音注籍沒者籍所有田宅沒而入官 姦贓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

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懲忿於彝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寘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

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謹奏

通鑑時宦官左右恨

參尤深謗毀不已參未至驩州竟賜死於路實申杖殺
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讀史管見世傳陸敬輿有憾於
實參擠而殺之其說甚怪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
也以其言觀之有是耶孔子有言以德報怨何以報德
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實於實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
事耳使參有死罪實佐天子用刑賞稱物平施可也貪
不報之名取忘怨之美宜
死而生之又安得爲直乎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馬一匹並鞍
絹二千匹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
令爲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
情貺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於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

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

穀梁傳序一
字之褒寵踰

華袞之贈片言之
貶辱過市朝之撻

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

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

恥

晉傅元土風論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

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

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爲竟道天誅全歸土壤

唐書田承

嗣傳承嗣盜有貝博魏衛相懿裕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凡再興師會國威中奪窮而復縱故承嗣得肆姦無

怖忌十四年死年七十五贈太保

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

緒上千宸巖

江淹建平王辭闕表託慕宸巖載惟感戀

請頌遺愛微臣隘跼

實憤於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匡益
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凶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
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
太息而止劉摠詩投翰長嘆息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
人臣亦婉爲報答但告云所爲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
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
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
卻迴訖不敢不奏謹奏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九終